

“新教文明論”與“新人”
——《萬國公報》禁煙詩歌研究

“Protestant Civilization Theory” and “New People”:
on poetry banning opium in *A Review of the Times*

陳昱昊

CHEN Yuhao

作者簡介

陳昱昊，四川師範大學中華傳統文化學院助理研究員。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HEN Yuhao,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faculty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782451584@qq.com

Abstract

From the 1860s to 1880s, *A Review of the Times*, founded by the missionary Young J. Allen, published many poems on the theme of banning opium. These poetry texts, created by Chinese Christians, were products of the practice of concepts of modern Protestant civilization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reation of the poetry had evident secular, utilitarian aims, with its main function to complement anti-opium activities in society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opium abuse. Yet the poetry was also influenced by Christian thinking on salvation, and its main writing mode was to admonish opium-smoking prodigals to turn back. In terms of its significance, this utilitarian literature on the theme of transforming the society and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set a precedent for propaganda literature and art from the late Qing onwards, and is of significance in studying the evolution of moral literature since ancient time.

Keywords: the poetry of banning opium, *A review of the Times*, secular writing, propaganda literature

19世紀以來，在華新教傳教士發起轟轟烈烈的反鴉片運動，不僅在現實社會中有許多具體的禁煙舉措，還在傳教士自辦的報刊中大量發表與之相關的各類文章，以輿論的手段呼籲禁煙。以此為關鍵詞檢索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就可發現此類信息有上千條之多。^① 在此之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屬於文學文本，包括詩歌、辭賦和小說，並尤以詩歌最具特色。這些詩歌是在傳教士禁絕鴉片的號召下由分佈於中國各地的本土基督徒創作出來，是西方基督教觀念和中國古典詩文形式的結合，其文本具有鮮明的近代文學轉型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徵。

而在現有涉及傳教士報刊文學文本的研究中，只有張天星的著作《報刊與晚清文學現代化的發生》、黃智奇的《亦有仁義——基督教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鬥爭》、雲南民族大學陳昱昊的碩士論文《〈萬國公報〉文學作品研究》^②、福建師範大學卓輝立的碩士論文《晚清傳教士群體的鴉片觀演變（1807-1911）》^③在研究中討論了禁煙詩歌。張文將禁煙詩歌歸為包括反纏足和反八股在內的戒陋俗詩，認為“傳教士報刊刊載的戒陋俗詩歌在晚清文學之用、文學啟蒙方面都導夫先路”，“在詩歌形式上進行通俗化探索”^④。黃文提到《萬國公

^① [美]林樂知編：《萬國公報》，上海：上海全文期刊數據庫：http://iras.lib.whu.edu.cn:8080/rewriter/SHLIB_TSDC/http/10790900590ZZ/shlib_tsd/index.do（閱讀時間：2021年9月1日至12月30日）

^② 陳昱昊：《〈萬國公報〉文學作品研究》，雲南民族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CHEN Yuhao, “Wan guo gong bao wen xue zuo ping yan jiu,” (Master’s thesi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2015).]

^③ 卓輝立：《晚清傳教士群體的鴉片觀演變（1807-1911）》，福建師範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ZHUO Huili, “Wan qing chuan jiao shi qun ti de ya pian guan yan bian (1807-1911),” (Master’s thesi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2019).]

^④ 張天星：《報刊與晚清文學現代化的發生》，復旦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67頁。[ZHANG Tianxing, “Bao kan yu wan qing wen xue de xian dai xing de fa sheng,” (PHD diss., Fudan University, 2009), 167.]

報》的輿論禁煙以及禁煙詩文的書寫，並全文摘錄了刊物中的醒世圖文本以及中國基督徒創作的題圖詩。^①陳文作為對《萬國公報》文學文本的專題研究，對資料的梳理較為清晰。其對《萬國公報》禁煙詩歌的梳理和分析具有一定程度代表性。卓文的資料翔實，將傳教士反鴉片的來龍去脈以及採取的行為都進行了論述，其中涉及到《萬國公報》禁煙詩歌四首。但同樣也只是有資料梳理之功。

事實上，《萬國公報》以及其他傳教士報刊上刊登的禁煙詩歌是第一次由中國本土人士所書寫，以社會問題為主題的詩歌文本，具有強烈的啟蒙色彩。比中國非基督教背景人士意識到文學之用，並將其作為啟蒙工具早了二十餘年。職是之故，本文以禁煙詩歌為研究對象，探究產生這種全新書寫實踐的社會文化語境，分析其與基督教傳教觀念之間的內在關聯，以及後者對前者書寫特點的影響。最後還要評估其在中國文學近代變革中的作用和影響，說明為何在當時沒能引起世俗知識分子的仿效。又因諸多傳教士報刊中《萬國公報》的影響力最大，且以集中、系統的方式刊載了超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本，所以研究主要以此刊物中的禁煙詩歌為分析對象。

一、“新教文明論”與林樂知的“三倫說”： 《萬國公報》禁煙詩歌緣起

要分析《萬國公報》的禁煙詩歌，就必須了解在華新教傳教士的傳教觀念，以及他們協助列強用鴉片打開國門後提倡禁煙的緣由。首先，清末的新教傳教士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傳教士的傳教方法，即採用以西學輔助西教、以耶補儒的傳教策略，在盡可能尊重中國文化的基礎上促成兩者的匯通。但另一方面，歷經啟蒙運動

^① 黃智奇：《亦有仁義——基督教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鬥爭》，香港：宣道出版社，2004年，第49-64頁。[HUANG Zhiqi, *Yi you ren yi: ji du jiao chuan jiao shi yu ya pian mao yi de dou zheng* (Hongkong: China Alliace Press, 2004), 49-64.]

和工業革命之後的西方社會已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加之18世紀以來大覺醒運動的影響，各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英美的新教傳教士具有極強的傳教熱忱和對西方文明的優越感。他們將中國社會與西方現代文明之間的差距歸因於基督教之有無，認為讓中國人信仰基督教便能自然而然地吸收西方文明成果，成為和英美一樣發達的基督教國家。這就是那個時代傳教士獨有的“基督教文明觀”。“來華傳教士既是基督徒，又是來自西方先進國家的公民，這種複合身份，使他們一踏上‘落後的’、‘停滯的’中國土地，便更加堅信，西方文明發達的根本原因是基督教。他們是馬克斯韋伯之前的馬克斯韋伯。”^①

《萬國公報》的創辦者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更是直接在刊物中提出了“三倫說”。在1875年刊登的《中西關係論略·再續第四論謀富之法》^②中，他論述到古往今來的學問有三個層次，分別是“神理之學，即天地萬物本原之謂也”；“人生當然之理，即誠正修齊治平之謂也”；“物理之學，即致知格物之謂也”。到了1880年，林樂知將這三個層次的學問發展為“三倫說”^③，他論述到“蓋基督真道有上倫、中倫、下倫之別。人與造化主交，則為上倫，人與人交則為中倫，人與物交則為下倫，此三倫者。人既交於上，而又能交於下，全且備矣。”其中上倫指的是“天地萬物之中獨有一調理古今萬事管理中外萬民之大主宰也，斯主乃為人之主 亦為物之主”，中倫指的是“四海之內皆稱兄弟，不論東西南朔，凡為人也，皆當循乎三綱，遵乎五常，乃天主以此造就之，非然，豈能成人也”；下倫

^① 周偉馳：《太平天國與啟示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282頁。[ZHOU Weichi, *Tai ping tian guo yu qi shi l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6), 282.]

^② [美]林樂知：《中西關係論略·再續第四論謀富之法》《萬國公報》，1875年第358期，第14頁。[Young John Allen, “Zhong xi guang xi lve lun·zai lun di si lun mou fu zhi fa,”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358 (1875): 14.]

^③ [美]林樂知：《續環遊地球略述：諭日本宜黜異端而崇真道》《萬國公報》，1880年第592期，第3頁。[Young John Allen, “Xu huang you di qiu lve shu:yu ri ben yi chu yi duan er chong zhen dao,”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358 (1875): 14.]

者，就是“天主預造植物、動物，夫物生於人之下，非生於人之上，故萬物皆供人所需，惟人居眾生之首，為萬物之靈，所以人用其靈以格物，明乎理得乎法，而後能用其物，以萬物之理而具於一心，即造物主本意”。顯然，三倫分別對應的是基督教信仰，社會道德以及現代科學技術。而在他看來，日本祇重視現代科技和物質文明是捨本逐末，中國祇重視倫理道德反而不能實現道德教化。只有以基督教信仰作為根基，塑造倫理道德，發展現代科技，才能使一切完備。中國社會的種種問題才能迎刃而解。其“三倫說”正是基督教文明觀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本土化說法。

落實到具體行動中，就可以看到傳教士們不僅如同明末天主教傳教士那般出版西學書籍（西方現代傳媒的發展使之將報刊也作為重要傳播媒介）和結交中國社會上層人士，還積極參與中國社會的變革。不僅在教育、醫療、慈善、女權等諸多方面開風氣之先，對八股、纏足和鴉片等社會弊病的改造也不遺餘力。其對中國社會介入之深，影響之大為歷朝所未有。例如林樂知和廣學會創辦的《萬國公報》就曾作為維新變法諸多政策的重要參考，1895年康有為創辦的同名雜誌更是將林樂知的《萬國公報》作為最重要的資料來源。^①沒有這種將基督教和西方文明視為一體兩面的觀念，新教傳教士這種改造中國社會的熱忱是難以想像的。

鴉片問題作為晚清社會之痼疾，自然是會受到傳教士們的重點關注。在其出版的書籍和報刊中，他們不厭其煩地闡述鴉片的危害^②，

^① 周偉馳：《康有為創辦的北京〈萬國公報〉各期內容及其來源》《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1期，第114-135頁。[ZHOU Weichi, “Kang you wei chuang ban de bei jing wan guo gong bao ge qi nei rong ji qi lai yuan,”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 1 (2020): 114-135.]

^② 王海鵬，劉天路：《來華傳教士與晚清反鴉片運動》《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第139-140頁。[WANG Haipeng and LIU Tianlu, “Missionaries and the Anti-Opium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5 (2009): 139-140.]

同時也採取一系列具體的禁煙行動。如建立戒煙公所，在傳教士創辦的醫院中設立戒煙室。在國內和國外，他們還成立了各種戒煙團體，如1882年在英國成立的反鴉片祈禱聯盟，每周為禁止鴉片祈禱兩次。1890的上海基督教大會將禁止鴉片寫入其章程中。也有傳教士在英國議會呼籲立法禁絕販賣鴉片，與鴉片販子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正如傳教士德貞（John Dudgeon）所言，“聖經和鴉片不能一起進入中國，鴉片貿易不僅由於使家庭變得貧困和毀壞吸食者的身體而傷害世俗的家庭，而且設置了一道與中國人友好交往的有力障礙，因而嚴重地阻礙了基督教和文明的引進。”^①雖然在鴉片戰爭之中，許多傳教士為了能夠打開中國國門而與鴉片商人關係非常曖昧，也有一些傳教士開始對鴉片貿易持反對態度，後因傳教效果不佳而容許。但一旦他們可以在中國自由自在地傳播福音後，他們便成為禁煙活動的積極推動者，與鴉片販子、吸鴉片者劃清界限。例如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1838年創作的《誨謨訓道》就是第一篇以禁煙為主題的漢文小說。^②又如1835年，傳教士杜里時（Ira Tracy）以仁愛者為筆名出版了現存最早的反鴉片著作《鴉片速改文》。^③而在1838年，他還和梁發共同創作了《醒世要言》一書，^④後者對洪秀全有很大影響。顯然，鴉片貿易只是為了推動信仰傳播的手段，禁煙才更符合信仰原則。

^① 同上，第141頁。

^② 宋莉華：《十九世紀中國的獨特文化存在——郭實獵的小說創作與評論》《中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第355頁。[SONG Lihua, “19 shi ji zhong guo de du te wen hua cun zai- Karl Gützlaff de xiao shuo chuang zuo yu ping lun,” *Research on Chinese Literature*, no. 2 (2007): 355.]

^③ [美]杜里時：《鴉片速改文》，新加坡堅夏書院，1835年，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館藏，編號：008165361。[Stephen Johnson, *Ya pian su gai wen* (Singapore: Jian xia shu yuan, 1835).]

^④ [美]杜里時、梁發：《醒世要言》，仁愛會，1838年，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館藏，編號：008165359。[Stephen Johnson and LIANG Fa, *xing shi yao yan* (New York: Yan oi society, 1838).]

正是在這種文明觀念的引導下，以基督教信仰為根基、改善人心為目的的禁煙詩歌才會誕生。刊物的創辦者林樂知是美國監理會（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傳教士，其創辦《萬國公報》本身就是基督教文明觀的踐行。該報於1868年在上海創辦，最初報刊的目標讀者為中國基督徒。1874年更名為《萬國公報》後，增加了不少新聞、西學與時政方面的內容，其面向的讀者也由中國基督徒變為全體中國人。隨後刊物於1883年停刊，又於1889年復刊，並在1907年壽終正寢。雖然前後名稱不一，宗教內容的比例有所差異，但刊物從始至終都積極宣揚西方文明，並以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為思想基礎給中國各種問題開出藥方，以戒除鴉片為主題的禁煙文本亦是如此。根據筆者對全國報刊索引的檢索結果，從1868年到1883年，《萬國公報》上有“鴉片”“煙”“罌粟”這些關鍵詞的檢索結果超過200條^①。從1889至1907，有此關鍵詞的搜索結果為100條。這還不包括那些情節或論述中涉及禁煙而沒有在題名中顯現的文本。也不包括以禁煙為主題，但題名缺少與鴉片相關語詞的文本。因而在本質上，刊物所登禁煙詩歌就和其他禁煙文本一樣，其寫作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鴉片泛濫的問題，是一種工具化的寫作以及宣傳文藝。但這種工具化寫作是在基督教思想的主導下，致使其文本也具有了宣教文藝特徵。換句話說，禁煙詩歌的創作正是基督教文學在世俗議題上的延伸。

二、《萬國公報》禁煙詩歌刊登狀況及工具性特徵

雖說以禁絕鴉片為主題的文本貫穿於從《中國教會新報》至廣學會時期《萬國公報》的所有階段。但是禁煙詩歌主要出現在1869年至1872年的《中國教會新報》時期和1874年至1883年的《萬國公報》

^① [美]林樂知編：《萬國公報》，上海：上海全文期刊數據庫：http://iras.lib.whu.edu.cn:8080/rewriter/SHLIB_TSDC/http/10790900590ZZ/shlib_tsd/index.do

時期，共計35期264首詩歌。當然需要說明的是，這裏的禁煙詩歌是以廣義上的詩歌來論，所以不僅有律詩和絕句，也包括了民歌和四言詩。以此為標準，詩歌文本在刊物中的具體分佈狀況如下表所示^①：

	年份	期數/題名	作者落款
中國教會新報（1968年9月—1872年8月）	1869年	第30期：X、半覺子勸戒鴉片煙辭 第41期：X、勸戒鴉片煙並信 第47期：IX、閩悟真子自序並勸戒鴉片煙啓 第56期：V、福建楊春芳來信（並戒鴉片煙詩十首）	半覺子 宋書卿 謝錫恩 楊春芳
	1870年	第92期：VIII、勸戒煙黃鶯兒 勸戒鴉片煙詩：當年底事設迷津失足…… 勸戒鴉片煙詩：誰為禍首設迷津引類…… 勸戒鴉片煙詩 第99期：VII、勸戒鴉片煙歌	半覺子 謝錫恩 楊春芳 宋書卿 無名氏
	1871年	第119期：VIII、三戒詩狎妓、賭博、嗜煙：[詩詞三首] 第120期：VI、和三戒詩：和戒狎妓、和戒賭博、和戒嗜煙 第129期：IV、和三戒詩	德風 乘槎一士 岸然居士
萬國公報（1874年9月—1883年6月；1889年2月—1907年12月）	1875年	第336期：蒙大英國理德二牧師與大富商馬君特生及維醫生同勸英君主允准禁絕鴉片煙二歌、又作醉太平調 第345期：蒙英國維醫生與富商馬特生同理雅各牧師德牧師共勸：英後禁純鴉片煙歌	陳慎修 未署名
	1876年	第406期：賦得鴉片煙：得煙鴉字五言八韻	戴國琛
	1877年	第441期：戒煙百韻（小敘） 第447期：詠鴉片 第452期：勸戒吸煙人十怕詩（七律） 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一：迷途初步 第453期：勸戒吸煙人十敗詩：七律（漢口來稿） 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二：遺父母憂	楊鑒堂 唐盛哉 未知 唐盛哉 未署名 唐盛哉

^① [美]林樂知編：《萬國公報》，上海：上海全文期刊數據庫：http://iras.lib.whu.edu.cn:8080/rewriter/SHLIB_TSDC/http/10790900590ZZ/shlib_tsd/index.do

	年份	期數/題名	作者落款
萬國公報 (1874年9月—1883年6月; 1889年2月—1907年12月)	1877年	第454期: 勸戒吸煙人十懶詩 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三: 興盡悲來 第455期: 勸戒吸煙人十棄詩 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四: 痴成產敗 鴉片煙說並試律 第456期: 勸戒吸煙人十悔詩 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五: 置若罔聞 第457期: 勸戒吸煙人十好詩 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六: 積怨生憤 第458期: 勸戒吸煙人十戒詩 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七: 甚於飢渴 第459期: 勸戒吸煙人十勸詩 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八: 妻號子哭 第460期: 勸戒吸煙人十求詩 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九: 室如懸磬 第461期: 勸戒吸煙人十聽詩 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十: 自貽伊戚 第462期: 勸戒吸煙人十想詩 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十一: 無以為家 第463期: 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十二: 究竟如斯 總詠醒世圖十二首 第466期: 勸戒吸煙婦十勤詩七律 第467期: 鴉片詞	未署名 唐盛哉 未署名 唐盛哉 未署名 一知子 唐盛哉 未署名 唐盛哉 未署名 唐盛哉 未署名 唐盛哉 未署名 唐盛哉 未署名 程子翼 未署名 楊用之 未署名 未署名 沈子星 劉來甫 孫若瑟
	1878年	第476期: 勸戒鴉片十截句 第482期: 勸戒鴉片煙詩(七絕四首) 第488期: 諷勸食鴉片戲文 戒煙會告白詩(七絕十首) 第501期: 雜言: 勸戒鴉片俚言十截	桂竹君 醒世子 思廉舫 陳紹堂 張靜瀾
	1879年	第536期: 雜事: 評戒鴉片詩啓(錄閩省會報): 二首	入陣子李泐 餘葆真
	1881年	第667期: 雜事: 續勸世子四戒歌	槎溪知幾子
	1882年	第706期: 戒鴉片煙歌	於元璞

如上表所示，除1875年的第336、345期外，所有詩歌皆在題目中含有勸誡、戒鴉片或者戒煙等關鍵詞，而不少詩歌序言也對創作原因進行了說明。根據詩歌序言所示，禁煙詩歌大部分的創作都是由報刊徵文所引發。其徵文啟事有時候是由某地禁煙公會或戒煙堂所發出，有時候是由報刊編輯所發出。另一部分則是教徒個人在閱讀了禁煙詩歌後受其感發所寫的和詩。無論是哪一種類型，其書寫都是由現實需要所引發，下面我們將通過序言的內容，來了解詩歌的工具性特徵。

1869年共有4期詩歌，第30期詩歌《半覺子勸戒鴉片煙辭》的小序中提到：“同治二年，英國慕君維廉與本會教友商設戒煙公會，囑能文者或詩或論以勸吸煙之人。”^①雖然戒煙公會沒有順利成立，但為此而創作的十首詩歌則寄送到《教會新報》，作為對吸鴉片者的警醒之言。第41期《勸戒鴉片煙並信》的作者是在看到第30期詩歌後，感到“先生之勸誡，尤出於至性至情，而一片婆心昭然若揭”^②，於是撰寫七律一首，希望有吸鴉片的讀者閱讀到此詩能夠幡然醒悟。而第47期《閩悟真子自序並勸戒鴉片煙啟》^③同樣是受第30期詩歌的啟發，作者為此作了十首和詩與前者唱和。第56期《福建楊春芳來信（並戒鴉片煙詩十首）》^④又是受第47期詩歌的啟發，創作十首七律與和詩唱和。

1870年有2期詩歌。第92期的三組詩歌中《勸戒煙黃鶯兒》為第30期詩歌的原文，後兩組禁煙詩則是第47期、第56期詩歌的改寫，作

^① 半覺子：《半覺子勸戒鴉片煙辭》《中國教會新報》，1869年第30期，第10頁。
[BAN Juezi, “Ban Juezi quan jie ya pian yan ci,” *The News of Church*, no. 30 (1869): 10.]

^② 宋書卿：《勸戒鴉片煙並信》《中國教會新報》，1869年第41期，第11頁。
[SONG Shueqing, “Quan jie ya pian yan bing xin,” *The News of Church*, no. 41 (1869): 11.]

^③ 謝錫恩：《閩悟真子自序並勸戒鴉片煙啟》《中國教會新報》，1869年第47期，第7頁。
[XIE Xien, “Min wu zhen zi xu bing quan jie ya pian yan qi,” *The News of Church*, no. 41 (1869): 7.]

^④ 楊春芳：《福建楊春芳來信（並戒鴉片煙詩十首）》《中國教會新報》，1869年第56期，第5頁。
[YANG Chunfang, “Fu jian yang chun fang lai xin (bing jie ya pian yan shi shi shou),” *The News of Church*, no. 56 (1869): 5.]

者相同。所改之處主要是改原文本中的基督教語詞為非基督教語詞，並刪除了其中宗教色彩最為濃厚的詩歌。由此將宗教色彩淡化，使文本更集中於鴉片問題的反映上。

1877年共有16期詩歌，其中第441期以及452至462期、464期為武漢基督徒創作的“勸戒吸煙人”系列組詩。從452至463期還有《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的系列圖像及反映圖像內容的詩歌，463期《總詠醒世圖十二首》是再次詠嘆圖中內容。無論詩歌和圖像都是由漢口花樓仁濟醫院的醫生楊鑑堂整理寄送，這一醫院為英國倫敦會所建立。而早在第432期，楊鑑堂曾寄送《漢口花樓仁濟醫院招人戒煙送診施藥啟》一文，該文列出了戒鴉片的方法和規則，文末即預告了《戒煙百韻》詩歌的刊登。隨後在441期《戒煙百韻》的序言中整理者提到，這組詩歌是由一名曾經吸鴉片成癮後又戒除的中國基督徒創作，共一百首律詩，創作目的是為了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喚醒與其有同樣吸鴉片經歷的眾人，使其知曉危害及時戒除。錄呈《萬國公報》的目的則是“廣為流播，俾親友知勉，使男女痛戒，回狂瀾，醒醉漢。澆離淫奇之習，復渾厚頓寵之風。庶不負弊院戒煙之良規十則與唐君之熱血苦心雲耳。”^①而圖像文本的來源在1877年《萬國公報》第463期的題圖詩中有說明：“本年仲夏蒙羊城勸除鴉片公會。諸董事寄書漢阜並送來勸戒食鴉片煙醒世圖十二幅……我武漢同人不揣冒昧，分韻而作覆書於秋分時達羊城矣……秋分又接上海林華書院函，催余速寄到滬，以便刊公報傳遍萬國。”^②顯然，“勸戒吸煙人”詩歌的刊登是為了給仁濟醫院戒煙堂作宣傳，吸鴉片者閱讀了詩歌幡然醒悟後就會根據報刊的公告前往漢口戒煙。圖像文本更是屬於刊物的

^① 楊鑑堂：《右戒煙條規十則錄呈》《萬國公報》，1877年第432期，第29頁。
[YANG Jiantang, “You jie yan tiao gui shi ze lu cheng,”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32 (1877): 29.]

^② 楊鑑堂：《總詠醒世圖十二首》《萬國公報》，1877年第463期，第28頁。
[YANG Jiantang, “Zong yong xing shi tu shi er shou,”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63 (1877): 28.]

約稿，其目的同樣是為了啟迪吸鴉片者的心靈，工具性特徵得到更為鮮明的體現。

1878年的4期詩歌創作者都是北京地區的中國基督徒。第476期詩歌後有一篇《公所戒煙文》，文中提到傳教士在北京地區成立戒煙公會，期望通過醫學的手段幫助吸鴉片者戒煙。^①第501期詩前有一篇《北京戒煙公所五次紀實並詩》^②，主要是介紹北京戒煙公所在戒鴉片上所取得的成效，而詩歌正是受此感發創作出來的。第474期的《戒煙會告白賦》和第488期的《戒煙會告白詩》直接能從題名看出創作緣由和北京戒煙公會的相關。據此可知，這一年所刊登的禁煙詩歌和文賦基本是為了響應北京戒煙公會的成立創作出來的。只有第482期《勸戒鴉片煙詩（七絕四首）》^③的創作原因是作者閱讀郭中丞禁鴉片奏折後深受感動，從而進行詩歌創作。

1879、1881和1882的四期詩歌中，第536期《雜事：評戒鴉片詩啓（錄閩省會報）》中的兩首詩歌為《閩省會報》戒煙詩徵文中的獲獎作品，《萬國公報》將其選錄。而在1878年第518期刊登有《閩省會報》的鴉片詩歌徵文啟事，特別提到禁煙詩歌具有“擴不忍坐視之懷，發痛所難言之隱。供人唱和，俾婦孺心領神通。抒已伸吟，挽億兆回天立地”^④的作用，因而才在禁煙活動中撰寫詩歌。

凡此種種，都能夠證明禁煙詩歌雖以古典詩歌為形式，但從寫作的目的到內容的表述都和吟詠性情的古體詩大異其趣。在中國基督徒

^① 許中吉：《公所戒煙文》《萬國公報》，1878年第476期，第13頁。[XU Zhongji, "Gong suo jie yan wen,"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76 (1878): 13.]

^② 張靜瀾：《北京戒煙公所五次紀實並詩》《萬國公報》，1878年第501期，第20頁。[ZHANG Jinglan, "Bei jing jie yan gong suo wu ci ji shi bing shi,"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501 (1878): 20.]

^③ 醒世子：《勸戒鴉片煙詩（七絕四首）》《萬國公報》，1878年第482期，第13頁。[XING Shizi, "Quan jie ya pian yan shi (qi jue si shou),"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82 (1878): 13.]

^④ 本館附白：《徵戒煙詩啟》《萬國公報》1878年第518期，第12頁。[Ben Guang fu bai, "Zheng jie yan shi qi,"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518 (1878): 12.]

作者和發佈徵文啟事的傳教士看來，詩歌的創作就是為了讓吸鴉片者通過閱讀詩歌而有所悔悟，進而走進傳教士創建的醫院和戒煙公所之中戒煙。其禁煙模式與傳教模式頗為類似，因而禁煙詩歌的書寫就如基督教的文學創作一般，是具有工具性特徵的宣傳文藝。

三、《萬國公報》禁煙詩歌的拯救思維與個體敘事

在《聖經》中，拯救的敘事貫穿整部聖典，並被加拿大文學批評家弗萊（Northrop Frye）概括為U型敘事結構。在《偉大的代碼》（*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一書中，他認為《聖經》就是一部神聖戲劇，其敘述結構遵循着“樂園——犯罪——受難——懺悔——得救”的模式。^①這種結構不僅體現在《聖經》全書的大篇章中，也同樣體現在從創世紀到啟示錄的每一個小篇章中。而對於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而言，不信教者往往被認為是處於沉淪之中，其肉體上的苦痛也恰恰被認為是精神上的歧路所致。因而每一次宣教都可以看做一種將個體從黑暗沉淪中救贖出來的行動。在進行基督教宣教文藝的創作中，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將這種思維模式貫穿在其中，使得文學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聖經》敘事結構的模仿。如傳教士楊格非和中國基督徒沈子星創作的漢文小說《引家當道》^②、中國基督徒楊用之響應傳教士徵文創作的《聖經》主題組詩《談道百篇》^③，其U型敘事結構表露無疑。

^① Northrop Frye,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169.

^② 黎子鵬：《晚清基督教小說〈引家當道〉的聖經底蘊與中國處境意義》《聖經文學研究》，2011年第5輯，第79-95頁。[LI Zipeng, "Late-Qing Christian Novel *Yin Jia Dang Dao*: The Biblical Connotation and Chinese Contextual Meaning,"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no. 5 (2011): 79-95.]

^③ 陳昱昊：《〈談道百篇〉與聖經：影響與張力》《聖經文學研究》，2015年第10輯，第343-355頁。[CHEN Yuhao, "Poems Tan Dao Bai Pian & the Bible: Influence & Tensio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no. 10 (2015): 343-355.]

禁煙詩歌同樣也是這種思維模式的產物，但與之不同的是基督教文學文本是把懺悔和皈依作為拯救罪人出離苦海的方式，祇需要未信者生信即能重回樂園。吸鴉片成癮是實實在在的社會問題，思想轉變雖然是戒煙第一且最重要的一步，卻並不能代替有着先進醫療技術的傳教士醫院和禁煙公所。因此詩歌最終所導向的拯救必然是詩歌之外。下面我們將以禁煙詩歌中的組詩、圖像以及相關的題圖詩為例，說明其是如何以拯救思維勸誘個體戒除鴉片煙。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組詩文本，其最好的案例為1877年連載的《勸戒吸煙人》系列組詩。這組詩歌為武漢教徒楊鑑堂從漢口寄送而來，一共有130首。其中90首詩歌的作者為武漢教徒唐盛哉，其人為一名曾經吸鴉片但在傳教士醫院的幫助下成功戒煙的教徒，剩餘詩歌為其他武漢教徒所補充。每一期詩歌都以《勸戒吸煙人十X詩》的大標題統攝，X為動詞。每一首詩中都有三字小標題，其格式為X+具體內容。由於組詩有更大的篇幅，因而在勸誘吸鴉片者的時候不僅能對吸煙者的苦難有較為完整的呈現，還能提出戒鴉片以及戒除鴉片後防復發的建議，正好對應《聖經》中U型結構的每一階段。第452期是《勸戒吸煙人十怕詩》，論述了吸鴉片者在初次接觸鴉片後膽戰心驚，祇敢偷偷吸食，正是對應着亞當夏娃在蛇的誘惑下初食禁果的階段，這是墮落的開始。接着從第453期《勸戒吸煙人十敗詩》至第457期《勸戒吸煙人十好詩》，五期文本所論說的是吸鴉片者由於吸鴉片身體變差、精神萎靡、家財喪盡，最終一無所有。吸鴉片的危害得到徹底地展示，正好對應着人類始祖墮落後所遭受的一系列磨難，諸如失去永生，女性承受懷孕之苦以及後世無盡的苦難。從第458期《勸戒吸煙人十戒詩》到第462期《勸戒吸煙人十想詩》、第464期《勸戒吸煙婦十勤詩》，則是呈現吸鴉片者在幡然醒悟後如何戒煙，以及在成功後如何不會復吸。這一階段正和《聖經》中的拯救階段相對應，世人沉淪於世，但是在接觸到耶穌的教導後便從苦難中出離出來，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雖然還未到進入天國，但是已經離開了墮

落的泥潭。另一方面，從墮落到新生的敘事不是從宏觀層面展開，所描繪的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個在中國常見被鴉片誘惑的個體。如《勸戒吸煙人十怕詩》中，怕的人是嚴父、長親、師友和妻子，怕的事是進考場、照鏡子和行路。《勸戒吸煙人十敗詩》中，吸鴉片者所敗的是風俗、自家的產業和家風。不僅“想做功名空有夢，欲生兒女總無緣”，而且“燒乾腸胃心難死，賣盡田園土不賒”“耻比犯奸與犯賭，羞同為盜與為娼”。^①《勸戒吸煙人十悔詩》中，吸鴉片者後悔的是“三度看人題雁塔，半生誤我是鴉煙”，“八口之家費不輕，何堪呼吸不經營”。^②而在《勸戒吸煙人十聽詩》中，作者所提出的方案也是既需要聽從人的告誡，依次為父親、母親、妻子、兒子、哥哥、弟弟和朋友，也要遵從思想上的原則，即來自儒家傳統的天命、來自家族的古訓和來自基督教的福音。顯然，從起始之“怕”到最後的“想”和“勤”。詩歌所描繪的都是一個在中國社會背景和語境之下的個體戒煙故事。無論是吸鴉片帶來的危害還是最後戒除的方法都離不開社會倫常和儒家倫理。只有《勸戒吸煙人十聽詩》中的《聽福音》一詩才讓人覺察到一絲與眾不同的異質元素。其貼合中國文化語境的個體世俗書寫與貼合《聖經》敘事結構的拯救思維兩相結合，共同構成了組詩文本的書寫特色。

禁煙詩歌中的圖像及題圖詩指的是從452至463期連載的《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以及所附詩歌，圖像有12幅。詩歌則有24首，包括每期圖像所附的詞體詩和最後一期由武漢教徒沈子星創作的12首七律。這些圖像為廣東羊城教會的中國基督徒所製作，寄送到武漢後本地教徒又創作了題圖詩與其內容相配。此組圖像無詩歌的版本除了在

^① 唐盛哉：《勸戒吸煙人十敗詩》《萬國公報》，1877年第453期，第22-23頁。
[TANG Shengzai, “Quan jie xi yan ren shi bai shi,”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53 (1877): 22-23.]

^② 楊鑑堂：《勸戒吸煙人十悔詩》《萬國公報》，1877年第456期，第22-23頁。
[YANG Jiantang, “Quan jie xi yan ren shi hui shi,”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56 (1877): 22-23.]

《萬國公報》刊發外也刊登在了傳教士報刊《小孩月報》^①之上。同時也在1881年由漢口聖教書局以《勸戒鴉片煙醒世圖》為名出版了單行本。後在1884年、1895年、1900年和1908年由漢口聖教書局和閩北聖書會多次重刊。該組圖像還曾在1880年在英國出版了彩色英文序言版^②，可見其在當時社會所具有的影響力。此外，1922年居士陳樂琴繪製《“愁城”十二景》屏風，每幅圖畫所附詩歌正是《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圖後所附的詞體詩^③，可知不僅圖像，詩歌同樣在近代中國得到了傳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相比組詩文本的文字描述，醒世圖文本主要是一種典型場景的構建，而圖像的標題和附錄的詩歌都是為了使這一場景能被更好地理解。十二副醒世圖的標題分別是迷途初步、貽父母憂、興盡悲來、痴成產敗、置若罔聞、積怨生憤、甚為飢渴、妻號子哭、室如懸磬、自貽伊戚、無以為家、究竟為斯。僅從標題出發，我們就可以看出吸鴉片所帶來個體人生軌跡的改變，從迷途開始無可挽救的會走到家破人亡這一步。再從圖出發，少年的住所有了一個從深宅大院轉變為土屋平房，最後淪為在荒郊野外無家可歸的變化過程。人物的表情亦由開始的得意，到最後的愁苦不堪。人物的身份由富家公子，經過種種衰敗最終淪為乞丐。畫面以讀者所熟悉的中國畫風，呈現了一個小康之家在吸鴉片後都可能遇到的場景。一幕幕場景的展現無疑會帶給讀者莫大震撼。題詩則有風格不同的兩組，一組作者署名為牧師沈子星，其文本刊登在第463期，另一組則附於圖後。兩組文本都是由圖中內

^① [美]范約翰編：《小孩月報》，1877年卷3第6-8期，1878年卷3第9-12期、卷4第1期。[John Farnham, *Child's Paper*, vol. 3, no. 453 (1877); vol. 3, no. 9-12 (1878); vol. 4, no. 1 (1878).]

^② 卓輝立：《晚清傳教士群體的鴉片觀演變（1807-1911）》，第114-120頁。

^③ 曲慶玲：《從陳樂琴“愁城”十二景四屏看鴉片禍害》《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1年第27卷第6期，第5-6頁。[QU Qingling, “Cong chen le qin ‘chou cheng’ shi er jing si ping kan ya pian huo hai,” *Journal of Changchun Education Institute* 27, no. 6 (2011): 5-6.]

容引申出來發議論。以1877年第459期的妻號子哭圖為例^①，圖像中有三個人物，分別是吸煙者及其妻兒，一個沒有屋頂的院落和一個打了補丁的蚊帳。吸煙者坐在蚊帳之中神情萎靡，似悲未悲，煙槍置於旁，妻兒站在不遠處抹淚。楊用之的文本以旁觀者的角度描繪吸煙者的淒涼人生。附於圖後的文本則彷彿吸鴉片者的自述，通過吸鴉片前後生活狀況的對比來進一步凸顯圖中場景的悲涼氣氛。顯然，在圖像自身給人以震撼之餘，詩歌在引導讀者作進一步的思考，從而感念鴉片之可怖，生出戒除之心。而當吸鴉片者尋求改變的時候，傳教士開辦的戒煙公會和醫院便如教會拯救靈魂一般去拯救他們的身體。

以上所論就是《萬國公報》禁煙詩歌中的拯救思維和勸誘書寫模式。雖說文本並未直接使用宗教的語詞或宣說基督教教理，但基督教的思維卻主導了文本的書寫模式。而正是因為這種神聖思維的介入，才使得文本作為宣傳文藝卻能夠站在被勸誘者的角度，循循善誘，改變他們的心靈。宗教思維為裏，世俗情感為表，二者相互交融，成功地將基督教思維和情感融入禁煙主題中。

四、禁煙詩歌書寫的文學史意義與價值

文以載道是中國古典詩歌最重要的傳統之一。晚清時期，對於傳統士大夫而言也依然如此。但無論是古代還是近代，文以載道都具有確定的內涵。古代所傳之道主要以儒家性理之學為主，詩人們即便抒發個人對社會黑暗現象的不滿，也遵循着儒家“諷諫”“怨憤”的觀念，他們所要影響和啟迪的是帝王和士大夫，是制定政策的治理者。到了19世紀90年代，古代文以載道論已經被梁啟超發展為文學救國論，包括詩歌在內的各種文學文體是以平民百姓作為目標讀者，其目

^① 廣東羊城教會編：《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八：妻號子哭》《萬國公報》，1877年第459期，第25-26頁。[Guang Dong yang cheng jiao hui, “Guang dong quan jie ya pian she shu zhong zhi tu ba: qi hao zi ku,”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59 (1877): 25-26.]

的是為了激發他們的愛國之心，讓每個人行動起來改造社會，救亡圖存。而禁煙詩歌的書寫實踐上承載道文學的餘韻，下接梁啟超等人的文學救國論，是二者之間承上啟下的過渡性文本。與中國原有的載道文學相比，禁煙文學所載的道既不是儒家的性理之學也不是佛道二教的宗教教理，而是傳教士文明觀基礎下英美傳教士對社會問題的改造建議。雖有基督教的思維邏輯作支撐，但內容上只是關聯於現實問題，與其說是載道文藝，不如說是為了解決某一問題而存在的宣傳文藝和工具化文本。與梁啟超文學革命論影響之下的工具性文本相比，禁煙詩歌又在基督教拯救思維的影響下注重對個體進行勸誘並激發其情感。雖然將其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但並沒有將其抬高到救國救民的工具。正是由於存在禁煙詩歌以及與之類似的文本書寫，才能為19世紀90年代文學革命論的出現奠定基礎。

另一方面，禁煙詩歌的意義不僅在於銜接新舊載道文學，也在於文本的部分特徵符合五四以來的文學觀念。禁煙文學關注鴉片問題，因為鴉片問題既不符合基督教教義又與現代文明相脫節，為傳教士所反感，以文學的形式抨擊之，勸解之。文本雖帶有宗教宣傳的目的，但對問題本身的關注強過對教義的宣揚，對受害者自身的關注勝過對道理的講解。文本中有對新生的渴求，有對個體生命的關注和規勸，也有對禁煙所帶來問題的認真刻畫。而關注個體、關注人生並以相對寫實的方式描述都是五四以來的文學觀念。文本雖然有功利目的，但是由於作者是在中國文化語境下成長起來的中國文人，所以能夠感同身受，不像傳教士漢文小說那般說教生硬，不顧及接受者的感受。

綜上所述，禁煙詩歌就是在傳教士文明觀的指引下，以“上倫”基督教信仰為根基，用文學的感染力勸誡吸煙者，促使其轉化為“新人”的工具性文本。其書寫邏輯是由拯救靈魂到拯救肉體，由拯救肉體到改造社會。其對文學的工具性認識影響了後來的維新派，是20世紀以來宣傳文藝的濫觴和早期實踐。不同的是，後者將宗教內容完全剔除，賦予其更為先進的諸種現代化理念。信仰之花開出非宗教的果實，歷史着實弔詭。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Northrop Frye.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半覺子：《半覺子勸戒鴉片煙辭》《中國教會新報》，1869年第30期，第10頁。
[BAN Juezi. “Ban Juezi quan jie ya pian yan ci.” *The News of Church*, no. 30 (1869): 10.]

本館附白：《徵戒煙詩啟》《萬國公報》1878年第518期，第12頁。[Ben Guan fu bai. “Zheng jie yan shi qi.”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518 (1878): 12.]

陳昱昊：《〈萬國公報〉文學作品研究》，雲南民族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CHEN Yuhao. “Wan guo gong bao wen xue zuo ping yan jiu.” Master’s thesi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2015.]

陳昱昊：《〈談道百篇〉與聖經：影響與張力》《聖經文學研究》，2015年第10輯，第343-355頁。[CHEN Yuhao. “Poems Tan Dao Bai Pian & the Bible: Influence & Tensio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no. 10 (2015): 343-355.]

[美]杜里時：《鴉片速改文》，新加坡堅夏書院，1835年，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館藏，編號：008165361。[Johnson, Stephen. *Ya pian su gai wen*. Singapore: Jian xia shu yuan, 1835.]

[美]杜里時、梁發：《醒世要言》，仁愛會，1838年，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館藏，編號：008165359。[Johnson, Stephen and LIANG Fa. *xing shi yao yan*. New York: Yan oi society, 1838.]

[美]范約翰編《小孩月報》，1877年卷3第6-8期，1878年卷3第9-12期、卷4第1期。[Farnham, John. *Child’s Paper*, vol.3, no. 453(1877); vol. 3, no. 9-12 (1878); vol. 4, no. 1 (1878).]

廣東羊城教會編：《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八：妻號子哭》《萬國公報》，1877年第459期，第25-26頁。[Guang Dong yang cheng jiao hui. “Guang dong quan jie ya pian she shu zhong zhi tu ba: qi hao zi ku.”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59 (1877): 25-26.]

廣東羊城教會：《廣東勸戒鴉片社書中之圖一：迷途初步》圖說，《萬國公報》，1877年第452期，第17頁。[Guang dong yang cheng jiao hui. “Guang dong

- quan jie ya pian she shu zhong zhi tu yi:mi tu chu bu.”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52 (1877): 17.]
- 黃智奇：《亦有仁義——基督教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鬥爭》，香港：宣道出版社，2004年。[HUANG Zhiqi. *Yi you ren yi: ji du jiao chuan jiao shi yu ya pian mao yi de dou zheng*. Hongkong: China Alliance Press, 2004.]
- [美]林樂知編：《萬國公報》，上海：上海全文期刊數據庫：http://iras.lib.whu.edu.cn:8080/rewriter/SHLIB_TSDC/http/10790900590ZZ/shlib_tsd/index.do（閱讀時間：2021年9月1日至12月30日）
- [美]林樂知：《中西關係論略·再續第四論謀富之法》《萬國公報》，1875年第358期，第14頁。[Young John Allen. “Zhong xi guang xi lve lun·zai lun di si lun mou fu zhi fa.”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358 (1875): 14.]
- [美]林樂知：《續環遊地球略述：論日本宜黜異端而崇真道》《萬國公報》，1880年第592期，第3頁。[Allen, Young John. “Xu huang you di qiu lve shu:yu ri ben yi chu yi duan er chong zhen dao.”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358 (1875): 14.]
- 黎子鵬：《晚清基督教小說〈引家當道〉的聖經底蘊與中國處境意義》《聖經文學研究》，2011年第5輯，第79-95頁。[LI Zipeng. “Late-Qing Christian Novel Yin Jia Dang Dao: The Biblical Connotation and Chinese Contextual Meaning.”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no. 5 (2011): 79-95.]
- 曲慶玲：《從陳樂琴“愁城”十二景四屏看鴉片禍害》《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1年第27卷第6期，第5-6頁。[QU Qingling. “Cong chen le qin ‘chou cheng’ shi er jing si ping kan ya pian huo hai.” *Journal of Changchun Education Institute* 27, no. 6 (2011): 5-6.]
- 宋莉華：《十九世紀中國的獨特文化存在——郭實獵的小說創作與評論》《中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第355頁。[SONG Lihua. “19 shi ji zhong guo de du te wen hua cun zai- Karl Gutzlaff de xiao shuo chuang zuo yu ping lun.” *Research on Chinese Literature*, no. 2 (2007): 355.]
- 宋書卿：《勸戒鴉片煙並信》《中國教會新報》，1869年第41期，第11頁。[SONG Shueqing. “Quan jie ya pian yan bing xin.” *The News of Church*, no. 41 (1869): 11.]
- 唐盛哉：《勸戒吸煙人十敗詩》《萬國公報》，1877年第453期，第22-23頁。[TANG Shengzai. “Quan jie xi yan ren shi bai shi.”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53 (1877): 22-23.]
- 唐盛哉：《勸戒吸煙人十懶詩》《萬國公報》，1877年第454期，第21頁。[TANG Shengzai. “Quan jie xi yan ren shi lan shi.”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54 (1877):

- 21.]
- 唐盛哉：《勸戒吸煙人十勸詩》《萬國公報》，1877年第459期，第27頁。[TANG Shengzai. “Quan jie xi yan ren shi quan shi.”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59 (1877): 27.]
- 王海鵬，劉天路：《來華傳教士與晚清反鴉片運動》《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第139-140頁。[WANG Haipeng and LIU Tianlu. “Missionaries and the Anti-Opium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5 (2009): 139-140.]
- 謝錫恩：《閩悟眞子自序並勸戒鴉片煙啓》《中國教會新報》，1869年第47期，第7頁。[XIE Xien. “Min wu zhen zi xu bing quan jie ya pian yan qi.” *The News of Church*, no. 41 (1869): 7.]
- 許中吉：《公所戒煙文》《萬國公報》，1878年第476期，第13頁。[XU Zhongji. “Gong suo jie yan wen.”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76 (1878): 13.]
- 醒世子：《勸戒鴉片煙詩（七絕四首）》《萬國公報》，1878年第482期，第13頁。[XING Shizi. “Quan jie ya pian yan shi (qi jue si shou),”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82 (1878): 13.]
- 楊春芳：《福建楊春芳來信（並戒鴉片煙詩十首）》《中國教會新報》，1869年第56期，第5頁。[YANG Chunfang. “Fu jian yang chun fang lai xin(bing jie ya pian yan shi shi shou).” *The News of Church*, no. 56 (1869): 5.]
- 楊鑑堂：《右戒煙條規十則錄呈》《萬國公報》，1877年第432期，第29頁。[YANG Jiantang. “You jie yan tiao gui shi ze lu cheng.”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32 (1877): 29.]
- 楊鑑堂：《總詠醒世圖十二首》《萬國公報》，1877年第463期，第28頁。[YANG Jiantang. “Zong yong xing shi tu shi er shou.”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63 (1877): 28.]
- 楊鑑堂：《勸戒吸煙人十悔詩》《萬國公報》，1877年第456期，第22-23頁。[YANG Jiantang. “Quan jie xi yan ren shi hui shi.”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456 (1877): 22-23.]
- 周偉馳：《太平天國與啟示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ZHOU Weichi. *Tai ping tian guo yu qi shi l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6.]
- 周偉馳：《康有為創辦的北京〈萬國公報〉各期內容及其來源》《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1期，第114-135頁。[ZHOU Weichi. “Kang you wei chuang ban de bei jing wan guo gong bao ge qi nei rong ji qi lai yuan.”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 1 (2020): 114-135.]

張靜瀾：《北京戒煙公所五次紀實並詩》《萬國公報》，1878年第501期，第20頁。[ZHANG Jinglan. “Bei jing jie yan gong suo wu ci ji shi bing shi.” *A Review of the Times*, no. 501 (1878): 20.]

張天星：《報刊與晚清文學現代化的發生》，復旦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ZHANG Tianxing. “Bao kan yu wan qing wen xue de xian dai xing de fa sheng.” PHD diss., Fudan University, 2009.]

卓輝立：《晚清傳教士群體的鴉片觀演變（1807-1911）》，福建師範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ZHUO Huili. “Wan qing chuan jiao shi qun ti de ya pian guan yan bian (1807-1911).” Master’s thesi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2019.]